

## 一张白纸的故事

杨珏慧 (Juehui Yang)

泓河中文学校, Resurrection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

“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...”这是我记忆中听到的第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星星的故事。尽管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星星是什么，但这段旋律就像一束光，在我生命的白纸上留下了第一种颜色——明亮的黄色。从此，我的世界因不同故事的点缀而五彩缤纷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经常看爸爸写字。他写中文，英文，钢笔字，还有毛笔字。他的字很好辨识，都是整整齐齐，规规矩矩，又长又细的模样，我还觉得我爸写的字是统一朝一个方向倾斜的，并且每一行字都保持同一个角度。他还喜欢花体字，就是把字连在一起写的一种复杂美化的方式。我就记得是很长的字，可能是从词汇的开头到结尾都不断。因此，我总是想到那些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，一方面，它连绵不断，另一方面，它寂静幽深。毛笔字也很有意思，那是用乌黑的墨水写的。虽然，那些字是非黑即白的样子，但胜以书写音调的抑扬顿挫，落笔的轻重缓急。进而，不同的字体让我在无意之中了解了一些文化，比如楷书的方正端庄，草书的自由狂野。所以，文字，虽然是黑色的线条，但却是无声的故事。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来说，它已然是足够的灵活和多彩，已然能够在纸上画出足够的细节。自此，我的纸不仅是立体的，而且独一无二，生动鲜活。

在成长过程中，我很幸运地发现，我可以记住部分梦境，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感受这些故事。它们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预知的蓝色。我记得——那是盛夏，但皎洁的月亮驱散了酷热；那是暗夜，但商铺里到处都是灯光；那是偏僻之地，但人来来往往的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我刚想向着人群走去，人群却突然共同像我的方向奔涌，穿过柏油马路，路灯，商铺，穿过我的身体。我这才惊觉那在我身后远方的那似是没有尽头黑。我像一只透明的幽灵，孤独又无助，我垂直于这个热闹的世界在游荡，忽地，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我，我被翻了半个身，然后随着人群的方向拥向那个黑色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模糊的黑竟然越来越亮，越来越明显，然后一下子，我醒了... 我从来没有做过传统意义上的好梦，我的梦只是带我经历一些我从未想过的事情。在梦境的真实中，我记得我自己经营过农场，进过监狱，参加过生死的竞赛..... 但我一直很满足。至于为什么是蓝色，因为我对蓝色有着不同的见解，我听到很多人说蓝色是忧郁的颜色，但我觉得在我这里是一份独特，它是纯粹的悠闲，是在纷扰的世界中不受干扰，是在现实世界中不敢幻想的悠然和壮阔。梦就像大海和天空，有无限的可能，也有无数的故事。

长大后，我有了自己的想法，尝试独立，这意味着世界的黑暗会冲破家庭的保护伞向我渗透。人生，处处危险。所以当我试图逃避生活的挑战时，我母亲说：“人们走在

大街上也会发生车祸，所以你一辈子也不出门了吗？”我豁然开朗。也是，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生的环境，或者知晓未来发生的事，当你已经在这里时，只有三种方式供你选择。第一种是死亡，是当你无法突破而被迫的结果。第二种是改变这个环境，但个人会很难完成这一切。所以，选择第三种方式，适应环境，也就是适者生存。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接受和学习的任何信号，都是我们在适应这个环境，这个社会的结果。所以，一味逃避的结果只会把我们逼上死亡的崖壁。我们需要的是学会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，进而变得更强大。这是我第一次细心体会语言的魅力和力量，拼音不多，字也不多，但组合无数。语言让我想到了鲜艳的红色，是最团结的颜色，是血液在流动，是斗争中崛起，是永不屈服。它是白纸上最艳的颜色，也是成长，也是生命。

这张纸一直在记录，只是，这些颜色已经不仅仅是故事了。更确切地说，这些故事是一个孩子从做，到感觉，到认识，接受和理解事物，是人从身体到心灵的成长过程。所以，在白纸上不仅仅是书本、歌曲能绘制色彩，还有很多新的事物都将成为其中之一。白纸已经是满满当当的了吗？不，这还远远不够，纸上留有很多空缺。你问我说纸在哪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听说纸在期待着。